

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
为孩子们量身打造的心灵成长书

小河日夜品

张 炜/著 洪 浩/选评



张炜
少年小说
书系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小河日夜唱

张 炜 / 著 洪 浩 / 选评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河日夜唱 / 张炜著; 洪浩选评. -- 武汉: 长江
文艺出版社, 2016.10
(张炜少年小说书系)
ISBN 978-7-5354-8963-0

I. ①小… II. ①张… ②洪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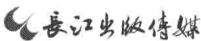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0649 号

责任编辑: 叶 露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装帧设计: 笑笑生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刘 星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920 毫米×640 毫米 1/16 印张: 16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24 千字

定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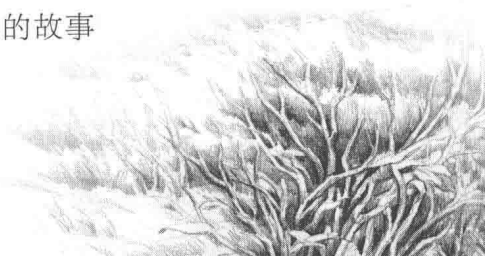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Contents

1	穿 越
10	何时消逝的怪影
18	战争童年
44	花 生
54	槐花饼
73	烧花生
89	激 动
113	下雨下雪
133	木头车
148	小河日夜唱
158	造琴学琴
179	他的琴
191	山药架
203	割 烟
215	灌木的故事



穿 越

—

完全是一次偶然，一次即兴，一次冒失，我们几个人干了一件很可怕的事。

学校大门前不远有一道一尺多宽的石砌引水道。水道从东向西，一直流到了远处的一条小河里，是排脏水用的。那时我们并不认为水有多脏，只觉得这条常年不息的潺潺流水很好玩。后来煤矿开工了，由于要建煤场、堆积矸石，施工的人就把石砌的水道用水泥板盖上。这样，我们学校前面的一段水道还可以看见水流，再往西就消失在煤场和矸石山下面，成了一条漫长的地下水道。

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放学回家，背着书包走到水道旁时，一个同学指着它说：



“敢不敢从这里钻进去，再从那一边钻出来？”

我说：“这有什么不敢！”

其他人一齐响应。不知是谁，带头跳进了水道，我们也就排成一行，四肢伏地，像穿山甲那样在黑洞里往前移动。

窄窄的地下水道刚刚能容下一个人的身体，我们进去了才知道多么艰难：既无法回头，也不能抬头，只能一点一点往前挪动。头顶的水泥板有的断裂了，往下弓着，遇到这样的地方就要使劲贴紧地面才能钻过去。大约爬行了半个多小时，一直都在黑暗中，没有一点儿亮光。我们开始后悔，害怕和沮丧。如果从这里退回去，那将有更大的困难：后退比前进要难上许多倍。

我的脖子疼得要命，很想抬头喘一口气、蹲下来歇一会儿。可是没法抬头，更不容蹲下。想喘一口清新的空气更是不可能，越是往里越是臭气熏天——这里简直没有空气。我的头一阵胀疼，在心里诅咒那个提议者。但我已经没有力气骂出来，只有屏气往前挪动。

前边有一个人，我问他看没看到光亮？他喘着，说没有。我这才想起从学校到河岸不知有多远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以这样的速度，很可能要爬上多半天。天哪，这将是一次多么可怕的穿越！

然而反悔已经太晚，没有办法，只得往前。脚下和手

下有时能触到尖利的瓷片玻璃之类，被割伤是难免的。没有一个人叫苦，没有一个人喊疼。好几次实在忍不住，要昂头伸展一下脖颈，却被碰起一个大包。即便这样也没有人喊出来。这时候人人心里都压了一个沉重的问号：前边怎样？什么时候才能出去？每个人都被恐惧和忧虑攫住了。

假使前边有一块水泥板塌下来，我们的通路被半腰卡住，那将怎样？那就不管愿意不愿意，花上双倍的力气倒爬回去——说不定刚爬了半截就力气使尽，然后——憋死。

我听到有人轻轻抽泣。不知是谁喊：“不准哭！”抽泣声收了回去。

我这时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了我们的小泥屋。母亲在等我回去呢。太阳一定早就落山了，全家人都在盼着，可就是不知道我们正在一条最黑最长的地洞里蠕动。

太累了，而且嗓子紧得喘不过气来。我们爬行的速度越来越慢了。更可怕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水道里偶尔有什么——是滑溜溜的东西蹿过——我的脑际闪过一道影子，立刻想到了蛇。我的心咚咚跳起来。这时候如果有一条蛇从腹下钻过，那该多么可怕。不知怎么，我总觉得有一条蛇或更多的蛇，挤成一个球，在水道的某个角落里。

我把呼吸放得轻轻，生怕惊动了蛇。我的头顶到了前



边的同学，他身上的热气驱除了我的恐惧。我一伸腿又碰到了后边的同学，他的一声“哎哟”也让我壮胆。

前前后后的同学，他们在想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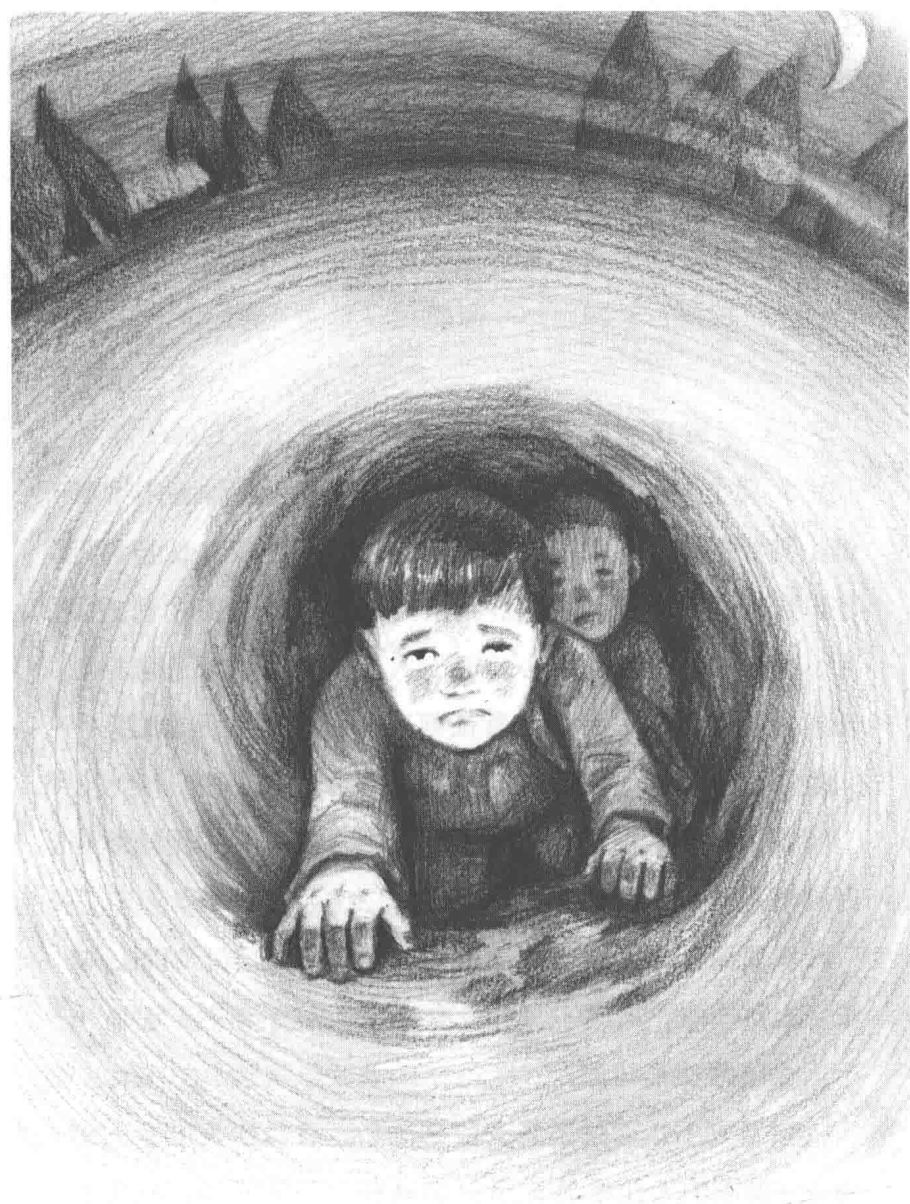
我手脚麻木，已经完全是机械的挪动了。谁也不知爬到了哪里、前边还有多远。但我清清楚楚知道的，就是身上有一座煤山或矸石山。大山的重量压在我们之上。我们头顶只有一片薄薄的屏障，我们随时都会被压得粉碎。

就在我紧紧咬着牙关的时候，身后的一个同学突然“哇”一声大哭起来。他的声音好像某种信号，让我不再移动。前边的同学也停住了。“哇哇”的哭声令人揪心。在这令人绝望的地下，他哭着。没有人阻止他，因为谁都想这样哭。我把牙齿咬出了声音，流出了泪水——好在黑暗里只听见声音，看不见泪水。

哭声持续着。它的停止就像开始一样突然。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

大家又开始爬行。可是并没有移动多远，前面的同学竟然不动了。我推他，没有反应。我的脑子嗡嗡响。如果前边的同学昏过去，那就糟透了。我一遍遍推、喊，他总算动了一下。

没有办法，等待吧。不知停了多长时间，前边的人才往前挪动了几寸。接下去他的动作慢极了，简直是一寸寸地往前移——当他终于挪开了一段，我才明白，原来那里





有一个半塌的关卡，上面巨大的煤矸石压下来，水道只剩下了很小的一点空隙——他刚才正在用尽一切办法通过——把淤积的泥沙和瓷片一点点扒开，伏下身子往前挪动、挣扎，这才挣出了这个半死的狭口。轮到我了，又是一场拼挣，手、膝盖和脊背全都刺破了。

二

从那个最狭窄最艰难的地方钻出后，我加快动作，想追上前面的同学。没有一点声音，听不见声息，他离得远了。这给了我勇气和力量。我用拐肘贴住地上尖利利的瓷片，不再惧怕。我不担心后面的人，知道他们无论怎样都得对付这个关卡，因为没有任何退路。果然，后边的几个人也像我一样，他们全都过来了。

终于听到了前边的声音，我追上了他。我们用咳嗽声保持联系，传递鼓励。

又爬了一会儿，听到了后边传来的吭吭声。喷气、咳嗽、大口喘息，响成一片。没有一个人甘于落后，没有一个人会遗落在黑暗中。

接下去不知通过了多少险恶关口，有几次真的令人绝望——前面的人几乎停止了一切动作，一动不动。我害怕极了，不得不大声问：

“怎……样？”

没有回答。我等待着，一分一秒地等下去。我希望他只是在积蓄力气——我们不至于就昏死在这儿吧，不至于那么悲惨，我才十一岁，最大的也不过十二岁……

是的，前边的同学又一次动起来。他原来真的在等待自己的力气一点点恢复……挪动一寸、两寸，闯过又一个危险的死卡。

我不知吸进了多少浊气，两眼差不多能盯穿黑暗。我麻木的头撞到水泥顶板时，已经不再觉得疼痛了。不知流了多少血，相信每一个人手上、额头和后背，都有数不清的伤痕。可是这些全都不算什么，没有一个人会在乎这些。

当然是他——前边的同学最早发现了那个像豆子一样大的光亮。那是我们的出口，我们的希望！尽管那儿离得还十分遥远，已经让人激动得哭出来，让人张大嘴巴“啊啊”叫。

大约又用了一个小时，我们一个个钻出了水道。

眼前是平静的小河，它向大海流着。在这条河流面前，我们这一帮满脸污垢浑身泥臭、身上挂满了血口的可怜虫，一声不吭地呆坐了一会儿。

河水平稳地流去，水面上映出了黑色的天空和灿烂的星月。我们几个一句话也不说，相互都没有看一眼。一会



儿响起“扑通”一声，是一条鱼打破了静谧。没有风，河岸的芦苇一动不动，也没有一只野物出没和鸣叫。我们望望天空，月亮是那么亮，四周的星星像火把一样排成一串，剧烈燃烧。我好像生下来第一次看到这么明亮的星星和月亮，看到银河里那些剧烈燃烧的火焰。

我们在河岸上站成一溜，默不作声。这样足有十几分钟，才不约而同地沿着河堤向南走去。我们要沿着河堤一直走上很远，踏上归途。

这就是那次可怕的穿越。



赏读札记

这真是让人终生难忘的经历。“完全是一次偶然、一次即兴、一次冒失”，几个孩子钻入情况不明的地下水道，开始了极其危险的穿越。他们很快明白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无法退缩，只有艰难地向前爬行……在经历了炼狱般的漫长的折磨和惊吓之后，他们终于从另一端爬了出来。重生般的体验让他们瞬间长大和成熟，活着的巨大幸福让人深沉，这一刻，他们体会到了在星空下自由呼吸的美好，眼睛有了崭新的发现。

作品给人的阅读体验是空前的：心始终被揪紧，感

觉呼吸艰难；巨大的悬念让人欲罢不能，直至读到最后，才喘出一口气来。儿童的天真、无知和莽撞，很可能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。这九死一生般的穿越，也许会变成此后的噩梦，让人在睡梦中感到憋闷，浑身是汗，最后喘息着惊醒。这真是让人后怕、让人不愿回想的经历，每个亲历者永远都会拒绝第二次。而作为读者的我们，说真的，一次都不想尝试。

何时消逝的怪影

很小的时候，我害怕夜晚，害怕睡觉。每天一到了那个时刻就开始恐惧。因为只要躺在炕上，一安静下来就会听到屋里有噉噉喳喳的声音：屋梁上、角落里，随处的暗影里，都会出现一些动物的形影。它们个个都是彩色的，模样怪异而友善。它们面孔清晰，有的长了胡须，有的没长；有的有翅膀，有的没有。总之全都是没有见过的奇怪动物。

我如果睁大眼睛，这些怪影不是消逝了，而是更清楚了。它们是真实存在的，而绝不是幻觉。它们实实在在地在屋梁上、在角落里跳荡，无论有没有翅膀都会飞翔，会在空气中浮游或跳跃。它们很容易就弹起来，一下骑上屋梁，或贴紧在天花板上，有的甚至用胳膊或小小的蹄爪随便搭在什么地方，就可以悬停下来。它们好像没有一点重量。

我心里清清楚楚知道，它们不会加害于我。可我还是害怕。它们好像在笑，在呼喊什么，相互打趣，个个都很快乐。令我感到惊异的是，家里人对它们的存在毫无察觉，谁也没有提起过。

渐渐地我开始相信，这一切只有我一个能够看见。我至少是现在，当下，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特殊生命。这些生命有它们的存在方式，这是隐秘，是我自己的秘密。

那时候只要不瞌睡，我就会用大半夜时间和这些怪影互相盯视、逗弄、玩耍，既惊吓又兴冲冲的。它们大多数时间悬在屋顶、隐在角落，一块儿对付我一个人，只有个别时候互相挑逗和打闹，发出那种叽叽咕咕的怪声。那声音有的嘶哑，有的尖厉。当它们稍稍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就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我身上，这时我就赶紧用被子裹住头，或钻进被子。有的怪影会跳下来，伏在我的枕边，或干脆把被子扯开一角，想钻到被子里。

有时候我实在气愤，就鼓起勇气，撩开被子，睁大眼睛死死盯住它们。当我这样挑战时，它们就会躲开一点，或远远离开，再次缩到屋梁或角落里去。

许多时候怒目盯视还是不能逼退它们，我就使劲咳嗽一声。它们最怕声音，怕各种声音，一听到声音就吓得远远的。但我总不能一直咳下去，于是那些怪影还是会从屋



角、从四周试探着走出来，开始新一轮的围拢和挑逗。

我没有把这些夜晚告诉父母，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守秘，没有向家里人求助？我也不知道。但的确如此，我只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独有的秘密，好像与之有过一个契约：相互保守夜间的隐秘。

很多年之后，关于它们的记忆、那些夜晚，不是变得越来越淡薄模糊，而是越来越清晰。人到中年之后，已经积累了相当长的阅历，对事物似乎有了更多的辨析力，可唯独无法解释小时候的这段经历。我至今没有把这些情形告诉任何人。因为我知道它真的不是幻觉，一点都不是。我曾经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时所有的恐惧、好奇和苦恼，还在眼前。

那些怪影没有给我造成什么损害，只是使我惶恐不安和格外兴奋。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一切突然不见了。我再也看不到那些彩色的怪影了。它们消失了。

这种突兀的变故没有使我感到庆幸，而更多的是遗憾，是寂寞带来的另一种不安。我甚至认为怪影不再光顾，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。我有时想：完了，它们离开了，这大概是某个人生阶段的结束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，还要等等看。

但显而易见，这是一场很大的人生变故。

对我来说这或者事出有因。比如那些怪影是一些奇特

